

名家选集卷

陶渊明集



中国国家基本藏书
「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名家选集卷

陶渊明集

—晋—陶渊明—著 郭建平—解评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羊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渊明集/ (晋) 陶渊明著; 郭建平解评. -2 版.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6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ISBN 978-7-80598-927-3

I. 陶… II. ①陶…②郭…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东晋时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东晋时代
IV. I213.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0858 号

陶渊明集

著 者: [晋] 陶渊明

解 评 者: 郭建平

责任编辑: 朱慧峰

审 订 者: 张继红

封面设计: 敬人工作室

版式设计: 敬人工作室

责任校对: 朱慧峰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发行: 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电 话: (0351) 4956036 (咨询) 4922268 (邮购)

传 真: (0351) 4922102

网 址: www.sxskcb.com

邮 编: 030012

E - mail: fxzx@sxskcb.com

印刷装订: 晋中市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96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598-927-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荣 获

新闻出版署优秀畅销书奖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普及读物奖
第十七届晋版优秀图书一等奖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诸子百家卷



《诗经》 《楚辞》 《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孙子兵法·尉缭子·鬼谷子》
《墨子》 《周易》 《山海经》 《吕氏春秋》 《三十六计》

名家选集卷



《三曹诗集》 《陶渊明集》 《王勃集》 《孟浩然集》 《高适集》
《王维集》 《李白集》 《杜甫集》 《岑参集》 《韩愈集》
《白居易集》 《刘禹锡集》 《柳宗元集》 《元稹集》 《李贺集》
《杜牧集》 《李商隐集》 《李煜集》 《柳永集》 《欧阳修集》
《王安石集》 《苏轼集》 《黄庭坚集》 《秦观集》 《周邦彦集》
《李清照集》 《陆游集》 《范成大集》 《杨万里集》 《辛弃疾集》
《姜夔集》 《元好问集》 《文天祥集》 《唐伯虎集》 《李贽集》
《三袁集》 《张岱集》 《傅山集》 《纳兰性德集》 《郑板桥集》
《袁枚集》 《龚自珍集》

史著选集卷



《左传》 《国语》 《战国策》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资治通鉴》

综合选集卷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 《元曲三百首》 《千家诗》 《古文观止》
《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 《唐宋八大家文选》 《明清小品文选》

笔记杂著卷



《蒙学六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格言联璧》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世说新语》 《曾国藩家书》 《金刚经·坛经》
《菜根谭·小窗幽记·幽梦影》 《浮生六记》 《闲情偶寄》 《近思录》
《徐霞客游记》 《古代书信精选》


戏曲小说卷



《元杂剧精选》 《西厢记》 《牡丹亭》 《长生殿》 《桃花扇》 《今古奇观》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
《封神演义》 《古代话本小说选》 《古代文言小说选》

智慧之府
經驗之舟
可讀可藏
可鑑可引

九子里姚莫中



·山西大学教授姚莫中先生为《中国家庭基本藏书》题词

前言

名家选集卷

陶渊明集·前言



江西九江市的庐山，是我国四大名山之一。东晋的时候，庐山脚下有一个柴桑县。其县治就在今九江市。在那里，诞生了我国最早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当时，东晋王朝正处在衰落之时。他的曾祖父是匡扶晋室的大将军陶侃，但到陶渊明出生时，陶家已经不是显赫大族了。陶渊明 29 岁出仕后，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军阀桓玄篡晋自立，一是刘裕讨平桓玄，旋即灭晋建宋。这两件大事都发生在陶渊明故乡柴桑的附近，而且巧的是在桓、刘篡晋之前，陶渊明分别在他们手下做过参军一类小官。可以说，他是亲历了那样大事的。这在陶诗里都有所反映，但反映得那样平淡，不是通读了他的诗文的人，往往不易觉察出来。陶诗的主流只是努力歌咏他的隐居避世、亲与耕耘的生活。这从他的《归园田居》、《饮酒》、《杂诗》等组诗看得出来。所以，南朝时，撰写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著作的钟嵘，就在他的《诗品》里，将陶渊明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个评价是比较准确的。

到南宋时，大儒朱熹以独到的眼光看陶渊明和他的诗，说道：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的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的这样语言来。（《朱子语类》卷140）

到了鲁迅，则说得更加明白一些：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是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所描述的是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陶渊明。但是，一千多年以来，陶渊明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个田园诗人，是一个我行我素、自得机趣的隐者。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自在的职务，本为攒点钱，作归隐之资。忽然有一天，郡里遣一个督邮（官名）下来检查工作。属吏说，应该整束衣带，出衙门去迎见。陶渊明听了，慨然而叹，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他人折腰。老是躬腰屈膝迎奉人家的滋味，怎么能受得了！”于是，在这年的十一月，自挂官印，欣然归隐，在彭泽令的官位上只坐八十余日。此时，作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起首即写道：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归隐之因何其昭然，归隐之心何其迫切！然后，又写道：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归来之后，又何其快乐！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读了此文，不禁大兴赞



辞：“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回归的第二年，陶渊明又作了著名的《归园田居》组诗。第一首描写其园田之美，如画在前，又平添几分幽趣。第三首所述，则是一个亲与耕耘的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可以想见，一个曾做过县令的人，毅然辞职，而且亲自下地耕种锄草了，又写出如此贴切真挚的诗句，说明他是多么热爱他的生活，他的心是多么淳真！

这就是陶渊明。后世把他当作田园诗人，岂属偶然！他的形象本来就是他自己的本性与修养造就的。

陶侃，这位中兴晋室的大将军，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渊明的祖父，也做到太守一类的官职。在门第森严的晋代，陶渊明对自己的出身理应是重视的，因为那是品评人物高下的出身方面的基础。陶家一族，虽有名人，但出身寒微，在晋代并非显要的世族，而且时至陶渊明这一代，家族已然衰落，他本人仅能凭借族叔的关系做到县令一类的小官，用陶渊明自己的解释，那是因为“性刚才拙”，以故“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其实，就是感到这个纷乱的时世不容于他的个性和修养，就坚决地走了归隐一路。

陶渊明从小所受教育，主要是当时已不占正统地位的儒家的思想。准确地说，是儒家的淡泊处世的思想，主导了陶渊明走向归隐之路，并一隐到底。比如，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咏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所以，他的有关躬耕的诗，正是记载了他志于“长勤”的朴素的生活理想。在他看来，“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这是说，作者深深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不安。因为这些思想的支配，陶诗里歌咏的先贤，大多是归隐高蹈、不与世俗为伍的。比如春秋时期并耕自食的长沮、桀溺，秦末的商山四皓，汉代东门种瓜的邵东平，当然也有见好就收的高官疏广、疏受。这些贤人，在他的诗文里凝结成一个“千载”情节，是陶渊明不时慨然遥想的。比如：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赠羊长史并序》）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和郭主簿二首》）

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三）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四）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之四）

其人（指荆轲）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咏荆轲》）

从这一连串的“千载”可见出，陶渊明执著不已地向往着先人淳朴自然的生活，所以，他作了悲愤填膺的《感士不遇赋》，以抒不遇之情；又作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以表其淳朴自然的社会理想。这一世外桃源的理想社会一旦从陶渊明笔下流出，便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或许，三代之前的先民社会就是这样，三代之时的大同理想正是如此。后人每当览读此文此诗，便油然而产生向往之心，以致唐宋时的诸多大家，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地位和诗风各不相同的文豪们，都共同景仰着这个社会，并争相摇笔作出相和的词章来。

陶渊明虽然生活在东晋时代，但他自认为属于千载以前的理想社会，他的心系于那些淳朴自然、真率无比的先民们。所以，造就了陶渊明淳朴自然的诗风。

在陶渊明所遗不多的诗文里，却几乎包含了晋宋时代所有重要的文学体裁，而且，这些体裁又几乎无不是精心之作，如小赋之《闲情赋》、辞赋之《归去来兮辞》、哀挽文之《祭程氏妹文》、《自祭文》、传记类之《五柳先生传》。其他品类，大者如四言、五言之诗，小者如赞，如述，如联句，如挽歌，如记，见出陶渊明极高的文学天赋。

陶渊明诗文的最大特征是真实自然，而又韵味无穷。最佩服渊明的苏轼概括其特点，就是癯而实腴。你不看则已，一看就想再看；再看了，还是想看，无生厌之时。比如：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

在陶渊明的众多佳作之中，这一首应是极平常的，但它确是真率自然得很，也很有品味的馀地。这便是陶渊明作诗的大本领处。

陶诗在审美方面的最高成就，乃是在中国诗人中，第一个善于创造



境界的人，比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之五）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杂诗十二首》其二）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馥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己酉岁九月九日》）

陶渊明的诗文中这样的名句非常之多，而且，有的诗，整个都可作名句看待，浑然一体，境界之高，古今罕见。王国维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主倡境界之说。他将诗分为有境界和无境界，以别高下，又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以无我之境为上。在王氏看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臻于无我之境的，是上上之诗。王氏此说一出，文坛交口称赞，于是陶诗中“静穆”（朱光潜评陶诗语）的境界，被广泛认可。在一千多年后，人们方始进一步认识到陶诗在审美方面的伟大之处。这反映着陶诗是属于那种常读常新、历久弥新的佳作。他的诗的亲合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

陶诗的境界之高，陶诗的亲异异常，其根本在于他的天性。他的天性是快乐的，比如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这种天性，造就了他的天趣；然而，生活的艰苦时时教训着他，少时逢家乏，中年丧其妻，晚年去乞食，更兼理想失落，宦途失意，又患佳名不传，这一类忧伤，又造就了他的敏感。天趣与敏感，使陶渊明特别地在他喜欢的自然界中寻求寄托。大的环境，那就是他的园田，那是他归隐的地方；具体的依傍，那就是生活中深爱的酒、书、松、菊，甚至游云，飞鸟，游鱼。它们在陶诗中都象征着隐逸，故钟嵘推他为“隐逸诗人之宗”。

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陶渊明由快乐欣豫，逐渐体会出穷困、衰病，如《有会而作》云：“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杂诗十二首》其八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到老时，以至作出《乞食》诗。但是，陶渊明不改志节，坚定地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又说：“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每当夜不能寐或酒酣耳热之时，陶渊明总要抒发一番感慨。在年轻时，总是以快乐解之；到其衰老，实在排遣不得，就如实道出，作了《自祭文》、《与子俨等疏》、《拟挽歌辞三首》等。其中忆及少壮之时，仍流露着欣欣快感；及其临歿，乃说：“人生实难，死之如何！”那

是多么痛苦的语言啊！简直是和以血泪出之的。然而，陶渊明正是以这一系列诗文，对自己一生的品格节操作了如实总结，从而避免了后人妄评，这使我们看出，诗人是多么的自惜羽毛！

陶渊明作为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文充满着天才的灵光，而且，往往达到浑然不觉的境界。代表他最高文学成就的诗文，也就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是尽洗铅华的天然之作，所以，后人尽可仰望，却难以追步。于是，后人把最好的赞语毫无保留地加到他的身上。

关于对陶渊明的仰慕，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关于陶诗的成就，南朝梁·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评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关于陶诗对后世的影响，清代沈德潜在其《说诗醉语》中评曰：“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以上所引三则，足可说明陶渊明的为人、他的诗文的巨大成就，及其诗文泽被后人的久远了。所以，自陶诗问世以后，尤其当宋代以后，陶诗的版本甚多，评赞亦甚多。近百年来，各种陶渊明的集子，出版之多，不胜枚举。本次结集，其目的在于普及，重点在于阐释诗文的内容，因此作了串讲评析。至于其生卒之年、创作年代等细微难解之处，一般不作考证。谨依据逯钦立先生《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编成简谱，并将其附录于正文后，以供参考。为方便读者使用，书末还附有“《陶渊明集》主要版本”、“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主要论著”及“《陶渊明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由于学识所限，此集所释所评，或未能尽如原作之意，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与读者予以指正！

郭建平
2008年5月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代序)

梁启超

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

汉朝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之类，大抵以作“赋”著名。最传诵的几篇赋，都带点子字书或类书的性质，很难在里头发现出什么性灵。五言诗和乐府，虽然在汉时发生，但那些好的作品，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李陵、苏武倡和诗之靠不住，固不消说，《玉台新咏》里头所载枚乘、傅毅各篇，《文选》便不记撰人名氏。可见现存的汉诗什有九和《诗经》的《国风》一样，连撰人带时代都不甚分明。我们若贸然据后代选本所指派的人名，认定某首诗是某人所作，我觉得很危险。就令有几首可以证实，然而片鳞单爪，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所以两汉四百年间文学界的个性作品，我虽不敢说是没有，但我也不能说有那几家我们确实可以推论。

诗的家数应该从“建安七子”以后论起。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比较的算最多。往后便数阮嗣宗、陆士

衡、潘安仁、陶渊明、谢康乐、颜延年、鲍明远、谢玄晖等。这些人都有很丰富的资料供我们研究。但我以为想研究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却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两种条件：第一，要“不共”。怎样叫做不共呢？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摹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就这一点论，像“建安七子”，就难看出各人个性，曹子桓、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也许是我学力浅看不出他们的分别），我们读了只能看出“七子的诗风”，很难看出那一位的诗格。第二，要“真”。怎样才算真呢？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就这一点论，像潘、陆、鲍、谢都太注重词藻了，总有点像涂脂粉的佳人，把真面目藏去几分。所以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胆批评他。但我于批评之前尚须声明一句：这位先生身份太高了，原来用不著我恭维。从前批评的人也很多，我所说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至于对不对更不敢自信了。

陶渊明生于东晋咸安二年壬申，卒于宋元嘉四年丁卯（三七二——四二七）。他的曾祖是历史上有名的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在东晋各位名臣里头，算是气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个人。渊明《命子》诗颂扬他的功德，说道：“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陶侃有很煊赫的功名，这诗却崇拜他“功遂辞归”这一点，可以见渊明少年志趣了（《命子》诗是少作）。他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命子》诗说他父亲“寄迹风云，置兹愠喜”，想来也是一位胸襟很阔的人。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的女婿。他的外祖母也即他的祖母。渊明曾替孟嘉作传，说他：“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我们读这篇传，觉得孟嘉活是一个渊明小影。渊明父母两系都有这种遗传，可见他那高尚人格，是从先天得来了。

以上说的是陶渊明的家世。

东晋一代政治，常有悍将构乱，跟著也有名将定乱。所以向来政象虽不甚佳，也还保持水平以上的地位。到渊明时代却不同了。谢安、谢玄一辈名臣相继凋谢。渊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间，都是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元显柄国。很像清末庆亲王奕劻和他儿子载振一般，招权纳贿，弄得政界混浊不堪。各地拥兵将师，互争雄长。到渊明三十一岁时，桓玄把道子杀了，明年便篡位。跟著刘裕起兵讨灭桓玄，像有点中兴气象。中间平南燕平姚秦，把百馀年间五胡蹂躏的山河，总算



恢复一大半转来。可惜刘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等不到完全成功，便引军南归，中原旋复陷没。渊明五十岁那年，刘裕篡晋为宋。过六年，渊明便死了。

渊明少年，母老家贫，想靠做官得点俸禄。当桓玄未篡位以前，曾做过刘牢之的参军，约摸三年，和刘裕是同僚。到刘裕讨灭桓玄之后，又曾做过刘敬宣参军，又做过彭泽令，首尾仅一年多。从此便浩然归去，终身不仕。有名的《归去来辞》，便是那年所作，其时渊明不过三十四岁。萧统作渊明传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二十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文说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易风移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

以上说的是陶渊明的时代。

北襟江，东南吸鄱阳湖，有“以云为衣”、“万古青濛濛”的五老峰；有“海风吹不断，山月照还空”的香炉瀑布。到处溪声，像卖弄他的“广长舌”，无日无夜，几千年在那里说法；丹的黄的紫的绿的……杂花，四时不断，像各各抖擞精神替山容打扮。清脆美丽的小鸟儿，这里一群，那里一队，成天价合奏音乐，却看不见他们的歌剧场在何处。呵呵！这便是一千多年来诗人讴歌的天国——庐山了。山麓的西南角离归宗寺约摸二十多里，一路上都是“沟塍刻镂，原隰龙鳞，五谷垂颖，桑麻铺棻”，三里五里一个小村庄，那庄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归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觉人生的甜美。中间有一道温泉，泉边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他，葱茏整齐得可爱。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了。再过十来里，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发”的周郎谈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绝代佳人陶渊明先生生长、钓游、永藏的地方了。我们国里头四川和江西两省，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陶渊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学第一个人。

以上说的是陶渊明的乡土。

三国两晋以来之思想界，因为两汉经生破碎支离的反动，加以时世

丧乱的影响，发生所谓谈玄学风，要从《易经》、《老》、《庄》里头找出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有点奇怪，一面极端的悲观，一面从悲观里头找快乐，我替他起一个名叫做“厌世的乐天主义”。这种人生观披析到根柢到底有无好处，另是一个问题。但当时应用这种人生观的人，很给社会些不好影响。因为万事看破了，实际上仍找不出个安心立命所在，十有九便趋于颓发堕落一途。两晋社会风尚之坏，未始不由此。同时另外有一种思潮从外国输入的，便是佛教。佛教虽说汉末已经传到中国，正当渊明辞官归田那一年（晋义熙元年，苻秦光始五年）。同时有一位大师慧远在庐山的东林结社说法三十多年。东林与渊明住的栗里，相隔不过二十多里。渊明和慧远方外至交，常常来往。渊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严，从不肯有一丝苟且卑鄙放荡的举动；一面却又受了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独得的人生见解，在他文学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

以上说的是陶渊明那时的时代思潮。

陶渊明之冲远高洁，尽人皆知。他的文学最大价值也在此。这一点容在下文详论。但我们想觑出渊明整个人格，我以为有三点应先行特别注意：

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他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又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

这些诗都是写自己少年心事，可见他本来意气飞扬，不可一世。中年以后，渐渐看得这恶社会没有他施展的馀地了。他发出很感慨的悲音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感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

直到晚年，这点气概也并不衰灭。在极闲适的诗境中，常常露出些奇情壮思来，如《读山海经》十三首里说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又说：“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读山海经》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觉把他的“潜在意识”衔动出来了。又如《拟古》九首里头的一首（编者按：指“辞家夙严驾”一首，原诗略）他所崇拜的是田畴、荆轲一流人，可以见他的性格是那一种路数了。朱晦庵说：“陶却是有力，但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此语真能道著痒处。要之，渊明是极热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厌世一派，那便大错了。

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读集中《祭程氏妹文》、



《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间的情爱热烈到什么地步。因为文长，这里不全引了。

他对朋友的情爱又真率，又浓挚，如《移居》篇写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一种亲厚甜美的情意，读起来真活现纸上。他那“闲暇辄相思”的情绪，有《停云》一首写得最好（略）。这些诗真算得温柔敦厚情深文明了。

集中送别之作不甚多。内中如《答庞参军》的结句：“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只是很平淡的四句，读去觉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还情深哩。

集中写男女情爱的诗，一首也没有，因为他实在没有这种事实。但他却不是不能写。《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说便说得出来。

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几乎首首都是倦念故君之作。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但以那么高节那么多情的陶渊明，看不上那“欺人孤儿寡妇取天下”的新主，对于已覆灭的旧朝不胜眷恋，自然是情理内的事。依我看，《拟古》九首，确是易代后伤时感事之作……这些诗都是从深痛幽怨发出来，个个字带著泪痕，和《祭妹文》一样的情操。顾亭林批评他道：“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这话真能道出渊明真际了。

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集中有《荣木》一篇，自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那诗分四章，末两章云（指“嗟予小子”、“先师遗训”两首，原诗略——编者）这首诗从词句上看来，当然是四十岁以后所作。又《饮酒》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杂诗》“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也是同一口吻。渊明得寿仅五十六岁，这些诗都是晚年作品。你看他进德的念头，何等恳切，何等勇猛。许多有暮气的少年，真该愧死了。

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在儒学。《饮酒》篇末章云：